



# 從戲劇到臺文的愛之旅

- **系 所** 文學院臺灣文學研究所
- **專 長** 臺灣戲劇、酷兒理論、島嶼論述
- **教授科目** 主體性理論選讀、女性主義理論選讀、臺灣酷兒戲劇專題研究、當代文學思潮專題研究
- **學 歷**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學士  
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  
美國紐約大學表演學系碩士  
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戲劇表演研究學系博士
- **經 歷**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
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兼任助理教授
- **現 職**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
- **榮譽紀事** 臺灣教育部公費獎學金  
第十二屆亞州表演藝術協會研究新進獎  
美國加州大學人文學會獎助計畫  
科技部補助獎勵新聘特殊優秀人才  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二度獲獎）  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



# 鄭芳婷

老師

採訪・撰稿／林思皓  
攝影／楊文卿





幸運兒不多，願意慷慨向大家分享幸運的人更是少之又少。在鄭芳婷的言談中，「愛」這個字不斷出現，她恨不得將所擁有的愛回饋出去，透過研究與教學，關心臺灣、關心學生、關心身邊所有的人，讓大家在這個社會中彼此支持，一起邁向更好的未來。

「我五點會到樓下接你，等下見！雨天交通小心喔～」採訪前鄭芳婷的回信，讓人在午後雷陣雨的路上不那麼煩躁。

這樣溫暖的提醒，是做酷兒研究的她於日常生活中的實踐。「酷兒」通常指涉 LGBT 等非主流順性別異性戀者，但對鄭芳婷來說，酷兒指的是所有弱勢者的集合，彼此間的關心與支持是重要的，「希望讓自己以及這個社會一起變得更好！」

「我知道你可能會覺得 cliché（陳腔濫調），但我認真覺得就是活在當下、關照他人，然後惜福感恩。」語畢，她大笑。她這幾年的研究與教學，的確讓人看見努力將這些座右銘實踐於個人生命中。



■ 採訪過程中，鄭芳婷的舉手投足也像是在開個人演唱會。  
(楊文卿／攝影)

## 從實務到理論 關心臺灣島嶼命運

就讀臺大戲劇系時的鄭芳婷曾是一名演員，從幕前走向幕後的關鍵便在於表演過程中的觀察。「當你是一個觀眾，只能看到成果，你並不知道這部戲是怎麼成長轉變的。」但作為表演者，親眼看到導演原先很前衛的想法，卻受限於民風、法律規範等而無法實現，令她開始反思戲劇與整個社會之間的關係。



■ 學生形容鄭芳婷為「自由瀟灑、浪漫奔放」的老師。  
(楊文卿／攝影)

「後來發現我更在乎、更有興趣的是，戲劇如何成為一種工具。」鄭芳婷引用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（Bertolt Brecht）著名的話：「藝術不是一面反映現實的鏡子，而是一把塑造現實的鎚子。」這讓原先偏向表演實務的她，選擇投入表演理論研究，在考上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學金後，二〇〇九年到美國攻讀碩博士學位。

「我在表演過程中發現，有些人被嚴重壓迫，但他們的創作力量卻很強大。」就這樣，鄭芳婷後來也走向酷兒研究，把她從中感受到的震撼與感動訴說出來。

鄭芳婷的學術關懷都以臺灣為主，與酷兒研究不謀而合。出身日本教育家庭、幼年也曾隨父母到美國住過數年的她，依舊對臺灣這塊島嶼上發生的故事最感興趣，「我真的太喜歡臺灣，這是一個太可愛、太特別的國家。」她認為，從古到今，臺灣在許多強權的統治、威脅下，卻總能保有自己的勇敢與創造力，很值得被國際社會看見。

鄭芳婷說，過往她總將酷兒定義為「一套抵抗主流霸權的論述或行為」，但最近發現並不充分，「我認為看見自己的不酷兒才是酷兒。」這帶出了她近年關心「自反性」(reflexivity)的學術趨向，認為必須透過不斷反問、反思自己以避免再製造霸權。「當你覺得『理應如此』的時候，可能就失去酷兒精神了。」「反躬自省」成為她在研究及教學路上的座右銘。

## 從小就想當老師 只是中間一度忘了

「我從幼稚園就說要當老師，只是大學的時候忘記了。」演員生活是很緊湊的，接戲、排戲、演戲，讓鄭芳婷一度忘了從小的志願是什麼，但後來的理論轉向也讓她再次找回初心。

「我喜歡學、喜歡教、喜歡講話、喜歡讀書寫字、喜歡觀察事情、喜歡分享討論，這不就是一個老師在做的事嗎？」二〇一四年，從美國念完博士回臺灣，鄭芳婷開始了大學教職生涯。她坦言，剛開始的兼任或專案教師生活較不安穩，後來臺大臺文所開出研究方向相當適合的專任職缺，提供她安身立命且自由自在的學術環境，她至今感激且惜福。

「臺大臺文所是超級活水，結合文學史、批判理論、自由創作與文化轉譯等各方面的課程與研究資源，是一處充滿創新與熱情的學術場域。」博士論文主題為臺灣政治劇場的鄭芳婷認為，臺灣文學是以臺灣為視角，討論的範疇當然也包含臺灣戲劇與表演藝術，加上開闊多元的研究風氣，讓她能夠無憂無慮地分享所學。「能夠在這裡工作是我最大的福氣！」

鄭芳婷進一步分享，每次上課就像在開個人演唱會般過癮，她總是希望分享最新的研究工具與理論資源給同學。「我有時寫完研究所的新課綱，都會『嗨』到很想要趕快開學，很想要問同學是不是跟我一樣興奮。」言談中，可見她有多麼熱愛教學。



■ 鄭芳婷（左一）回臺後首次於臺大戲劇系開課。

（鄭芳婷／提供）

## 上課帶三樣東西 訓練批判性思考

在鄭芳婷的理想中，教室內的風景是像古希臘哲學家般彼此激辯的模樣，因此她會希望學生於課前熟讀閱讀資料，整理好自己的想法，來到課堂上與大家討論。「我都請同學們上課帶三樣東西：以一篇期刊論文為例，第一，這篇論文的理論系譜為何？第二，核心論點為何？第三，核心論點可能的漏洞為何？以及你如何補強漏洞？」對鄭芳婷來說，培養「批判性思考」十分重要，尤其未來想走學術的研究生更不可或缺。

鄭芳婷相信「教學相長」。她直言，年輕世代接受資訊的方式比較多元，很多時候都是學生推著老師往前走，比如建議她辦「O」帳號，或是分享各種酷兒相關的研究點子，像是最近的「清宮迷因」及「躺平主義」等有趣的資訊，便是學生與她分享的。此外，當通識課堂上有來自各個領域的學生時，喜歡吸收新知的她也總能從學生身上得到不同觀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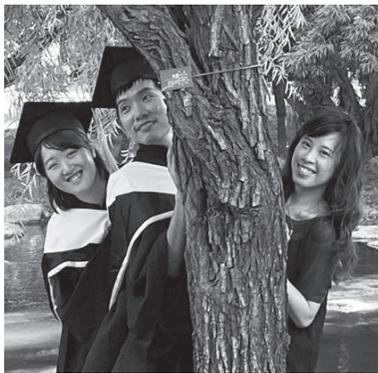
■ 鄭芳婷（左一）與學生感情很好，一起聚餐。

（鄭芳婷／提供）

「她上課的起手式，就是先問大家最近過得好嗎？」臺文所碩士生曾士銘是鄭芳婷的指導學生，他說老師總能拉近與學生的距離，無論教學風格或學術關懷皆貼近生活，也帶大家從彼此生命經驗中看見理論意涵。他進一步比喻，鄭芳婷就像擁有一把隱形的針，學生是一個又一個線頭，老師能將大家的故事串在一起。

這樣的教學理念打破了生活與研究、老師與學生間的隔閡，讓教室氛圍更加和樂融洽，也讓師生關係更為平行。修過鄭芳婷三門課的社會系四年級學生林佑權表示，課堂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，某次在好幾十人的通識課上，鄭芳婷竟然發現他剪頭髮了，「這件事情好像沒有什麼，但我發現原來這個老師是真的在關心每個學生的狀態與變化。」

曾士銘也笑說，愛看宮廷劇的鄭芳婷與指導學生之間還會有「角色扮演」，「我們這些學生都會說，我們是在『鄭小主』底下修行的娘娘。」這樣的玩笑話，顯現的是師生間如朋友般的情誼。



■ 鄭芳婷（右）與指導學生畢業合影。  
（鄭芳婷／提供）

## 「沒有人是孤單的」 掛彩虹旗支持學生

鄭芳婷覺得自己是幸運的人——有機會公費出國，回臺灣順利找到教職，「臺文所又是一個充滿『愛』的地方。」她內心滿心期盼將自身所有奉獻給周遭人事物。

曾士銘說，鄭芳婷只要看到與他碩士論文有關的訊息馬上丟給他，「芳婷老師的學生研究主題都不一樣，所以她都會個別一一私訊。」林佑權也表示，無論求職還是求學，鄭芳婷都幫很多忙，「她知道我要到柏克萊加州大學交換時，跟我分享很多該校的老師，因為她也是加州大學校友。」

同學生命的互相支持，常讓鄭芳婷感動得想哭。「教學意見調查曾經有同學寫說，我上的課偏重理論，卻給他很大勇氣去面對人生困境。我夫復何求啊！」二〇一八年同婚公投結果，讓許多學生很受傷，鄭芳婷帶了一條彩虹旗，與學生一起掛在臺文所教室外面，「那一刻，我覺得我們是彼此的支柱。」這段經歷不約而同地被幾位學生提及，可見對大家的意義有多麼深刻。

鄭芳婷說：「在我能力範圍內的，我傾其所有！」從研究到教學，處處可見她為了周遭的人事物挺身而出，以她的方式給予這個社會支持，讓所有人一起變好。或許就像她於同婚公投前，寫給同學們的信末這段話：

「無論結果如何，我想讓你們知道，沒有人是孤單的。」



■ 鄭芳婷（前右）與學生們共同於教室外掛彩虹旗。

（鄭芳婷／提供）